

雪鴻軒尺牘

上卷



雪鴻軒尺牘

雪鴻軒尺牘卷上目錄

與聞人冠雲

答胡克昌

與徐潤之

與聞人冠雲

致沈遜亭

與徐學諸友

與家鄉戚友

與陳和章

與方啟明

與徐克家

與王言如

答徐克家

與王言如

答方啟明

與王言如

與陳友錡

與徐克家

與昌平州歸

與王吉人

與王培元

與秦載光

與王吉人

與王培元

與配孫琪

與孫星木

與交河明府王達溪

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謝交河明府王達溪

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辭寶寧津明府劉三德

答王言如

又答王言如

答聞人冠雲

與方啟明

答秦載光

與謝丙南

與謝丙南

辭保定太守顧學湖

答趙青岡

與方啟明

答王言如

答陳友錡

與錢亦宏

又

與崇州刺史

與孫星木

與孫星木

答蔚州甯刺史

答劉刺史

與交河明府章峻

答署獻縣劉刺史

答余甯州

與蠡縣沈慕堂明府

答荊州劉刺史

答秦載光

與景州劉刺史

與孫成三

與劉刺史

答孫位三

答丁星使

答李謁堂

答陸默庵

答周祀行

答謝丙南

賀阮錫侯入贊

答章又潔

與阮錫侯

又答

答許葭村

答王蘭畦

答陳韞玉

答陳韞山

答王蘭畦

答王蘭畦

答王蘭畦

答丁品江

與楊松波

答沈回言

答許葭村

與阮錫侯

與錢亦宏

答謝丙南

與許葭村

答許葭村

與阮錫侯

與錢亦宏

答謝丙南

與許葭村

答阮錫侯	與沈虞榘	答王蘭畦	答丁品江	與楊松波
與章炎甫	與陸默庵	與楊松波	寄甘林姪 <small>并附答</small>	與楊春洲
答嚴昌期	與平慈樓孝廉	與沈菊屏	答甘林姪	答江雲標
與胡坤如	答龜芳六弟	與畫友	答姜雲標	答周丹友
與沈秋農	與陸美波	又答	又答	與周丹友
答周友鈞	與董齊安	答朱桐軒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章含章
答丁仙槎鹽大使	答丁品江	答友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與許葭村
與天津太守楊如翰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答朱桐軒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與周祀序	答周介巖	答許葭村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答周介巖
與沈聚亭	答周介巖	答許葭村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與金背藤	答孫位三	答趙南湖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答周介巖
與蘇磻溪	與周蘭仙	答安州刺史 <small>沈慕堂</small>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復王竹航	復李春麓	解壽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答周介巖
寄錢蔗軒丈	寄劇心香	代寄某兄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復吳省春	復李春麓	代周又伯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答周介巖
寄周紅立	致余同仁	寄周鈞臺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復任蘇庵	復王靜山	寄周鈞臺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答周介巖
寄周霞軒	致祁竹軒	寄潘隱谷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寄徐約生	寄王靜山	寄潘隱谷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答周介巖
寄倪丹湖	復秦西川	寄楊秋舫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寄葉升階	寄孔孝先	寄張旭齋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答周介巖
寄康若洲		寄黃越塵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葭村

雪鴻軒尺牘卷上

會稽 龔萼 未齋 著

山陰 王萬慶 春崖 校
山陰 戴寶林 雪溪 校

與聞人冠雲

司馬相如見秋水才高千古而琴心夜塵。卓氏宵奔。絕代風流。究不免於輕薄。漢唐以來文人學士。未有識之者。然陶靖節為梁昭明所欽重。而於閒情一賦。尚惜其白璧微瑕。則後之借相如為口實者。無論其才萬不及相如。即或如之其如白圭之玷。何足下讀書論古。別有卓識。當不以余言為迂也。

答胡克昌

來教言讀書中人。不宜言游。然則風浴詠歸。夫子哂之。而與之何也。春光韶麗。雲霞燦爛。花柳芳菲。到處皆成文章。作郊外三日之游。以助文思。與讀書大有所益。是在吾人之善游耳。請足下其領畧之。

與徐潤之

聞足下憂貧頗甚。想旬日以來。能減得幾分否。吾輩生長儒素之家。貧固其常也。此時咬得苦菜根。即他年得意亦不為繁麗紛華所動。但仕可貪而不可窮。動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此救窮之法。願與足下共勉之。

致沈遜亭

齋中十姊妹。盛開對我晴窗。爭妍獻媚。紅紅白白。絕可人憐。雜以小鳥啁啾。如奏笙簧於林下。想石家金谷美豔。數於人歡。朝歌夜弦。其樂為不過爾爾。今者春光爛漫。撫景懷悵。足破客居寂寞也。臣原好色。君亦解人。倘惠然肯來。當煎雀舌茶共嘗之。花神有靈。早已姍姍而待矣。裁箋勸駕。瘦腰郎真箇銷魂否。

與聞人冠雲

龔杜堂中晦明風雨。賞奇析疑。極切磋磨琢之益。正期相與有成。而我生不辰。未能卒業。始信有功。夫讀書乃生平福命。非可強也。西秦之行情。非得已。一肩行李見秋水半榻殘書。此志未敢少懈。戊子歸來。當追隨足下。

藝戰一場

見秋水
軒注

分袂

見秋水
軒注

在即

言之黯然

見秋水
軒注

答同學諸友

讀書不成去而讀律。其識趣之卑陋甚矣。承諸君子不鄙夷之。而殷殷勸阻。愛我良深。惟二十歲時。先君見背。家無頑子之田。而有孟嘗之券。因家伯宰渭陽。奉命而行。經理署務。晷晷無暇。幼時所學。已荒其半。戊子歸家。重溫舊業。擴斥龍門。庚寅辛卯復遭點額。今年己卅矣。慈母在堂。菽水無資。欲使一家枵腹而待兩年後莫必之功。名非惟不可。亦勢有所不能。仲夫子傷哉。貧也之歎。千古英雄為之氣阻。昔人捧檄而喜。為親在也。今無檄之可捧。則筆耕將毋實處。無可如何。嗟乎。龔生從此不足算矣。伏願諸君子奮翮冲霄。連翩直上。使門外故人聽捷音而起舞。望何如之。數行布悃。慚感交集。回首文壇已同隔世。可勝悵然。

與家鄉戚友

鄴都城有十八重地獄。人之死去活來者。言之甚詳。然耳聞之而非目睹也。今入司屏。則地獄宛在人間。所稍少異者。無桎梏之苦耳。因申韓見秋水之學。必須於此閱歷而精。且為飢寒所迫。計無復之。於是寒暑一燈。午夜勿倦。然則束髮事詩書時。何不致力於十載寒窗。以博一鳴驚人。而乃因循玩愒。坐荒歲月。迄於無成。奔走數千里外。甘受此罪也。即或不能讀書。何不為醫為丹青。為商賈為農圃。亦足以仰事俛育。為無拘無束之弟。徧告戚友。勗其子弟。及時努力。博取功名。切勿以學幕為讀書人之退步。入地獄而始悔。出地獄而更悔也。過來人作此現身說法。是亦一片婆心耳。

謝陳和章

偶感風寒。舌起蒼苔之色。司屏無可食。三日不知味矣。承惠鮮鯉。烹而嘗之。胃口頓開。淮陰懷一飯恩。當其厄耳。寄到絳鞋。煖我凍足。關愛若此。弟非管仲。凡則儼然鮑子矣。肺腑篆感。圖報何日。數行佈謝。餘晤不宣。

與方啟明

年餘司屏。諸苦備嘗。今則出而待霜。活之哉。活之哉。曾無過而問焉者。然吾不患其幕之不能入。而患其入焉

而不能出也。試觀蒼頡華髮之翁孰非當年之少年英俊者乎。曾有邀余作副者，婉詞却之。蓋鷁鷀一枝。見秋水軒

注飛鳴已難自主。若又從而半焉，則俯首低眉，更當何似。未識足下以為然否。雲雨寺前一泓清水，兩岸垂楊，明日同往聽黃鸝數聲，以消客悶。正不必雙柑斗酒也。

與徐克家

深澤之行，得附驥尾。見秋水月餘領教增益良多。搜按已寢無不欣然而夢，因之有感也。士貧不能自王。覓衣食於奔走，而所為衣食者，不以文章。不以書畫。而取給於申韓。見商之術。是衣食也。而罪孽生之矣。欲使之棄去而文章書畫無一長可取，即可取而世亦不尚。縱甘為柴桑之餓夫，而高堂無菽水之奉。何因思貧者士之常潔已自守，直道而行，勤慎自持，不圖逸樂，或可稍經罪孽，免於配報。素仰老表叔靈心慧眼，尚祈有以教之，感甚幸甚。

與王言如

司馬需佐理之人，而僕以足下應，非不知鴻軒鳳義，豈可難擗。抑所謂先屈而後伸乎。清苑李明府誤採虛聲，邀僕入幕，乃不為葉公之驚走，而漫以馮驩視之，故勉強四月，歌彈鋏。見秋水歸來矣。士可貧而不可慢也。足下得毋笑其迂否。

答徐克家

子雲之亭少所嘉慕。奉翰教竟許把臂入林，何其幸也。吾輩純於足者，必當捷於手。老表叔出筆敏捷，有如宿構古之倚馬成文。當亦如是。不肖心慕之，而篤學之，非敢為當仁不让。亦猶步趨恐後之意耳。秋風乍起，蕭館已涼。諸祈保愛不宣。

與王言如

鞭車出瀛郡，一步水深一步。至十里外，則桑田竟成滄海。幸有兩行垂柳為驛，得由中道而行。水不沒車轍者寸許。澎湃之聲滿耳，殊不異乘風破萬里浪也。晚至高陽，前途水發，次早一望，連天車不能進。適任邱歸明府。

遣師策騎追至。投聘書。欲攀輿同往焉。情詞甚殷。遂回車衡波。由郡城十餘里。遠道得高壤。直達任邱。故不復進署。謁蓮齋把晤也。到館後。賓主相見如故。但未識能如晏大夫之善交否。來往百數十里。陸行非地。水行非舟。知章騎馬似乘船。差為近之。惜不逢麏車。見秋水為懷亦是行路難之一端。先書此以告。

答方啟明

祝融肆虐。舉客中所有而付之一炬。承手書問起火之由。雖因平日不戒。亦回祿君之所以示警也。館舍三間。以半截土坯作牆隔之。是牆又糊以紙。牆之上可懸陋室銘。牆之半可安油燈焉。每夜點燈。加棉花捻一根。捻日積而不知去。是夜主人譏賓。小价未息燈。閉門而出。夜半席散。燈碗內油乾而各捻並燃如炬。逼近紙窗。開門風進。壁遂焚直上頂格。如走火龍。頃刻間。床帳籃笥皆紅屋。亦旋塌。天安油燈於紙壁之旁。出而不息。其火也固宜。弟入幕未及三年。而火之如是之烈。豈非明示以幕之不可為乎。孽海茫茫。回頭是岸。從此改業。尚未晚也。足下旁觀之明。當必有以教我。此復不既。

與王言如

客齋為火所焚。一身之外。竟無長物。將欲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矣。明知幕不可為。自應亟圖改業。而為農無田。為稼無圃。為星相醫卜。而素不習其術。仰事悅育之謂何。不得不仍入大坑。祝融雖愛我。其如貧何哉。足下聞之。當亦為我喚奈何也。

謝陳友錡

手書慰我。感泐彌殷。但祝融能火我身外之物。不能火我身外之心。故悠悠自得也。惟是西風漸緊。祇餘司馬青衫。故人皆貧。誰能憐其寒者。所幸數根做骨。與蘿畔黃花。尚能獨耐風霜耳。借得漢書下此濁酒。書香與酒氣俱春。足下毋為我戚戚也。

與徐克家

敝齋不戒於火。將身外之物一炬而燼之。不留一絲。不剩一字。真佛家所謂清淨寂滅者矣。友人或吊者。或買

者弔者其常。賀者則似是而非也。夫凡民之於豪傑已定在有生之初。如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則夏商周之起繼為君者。無所謂憂患。而世之少為公子。老為封君者。亦何曾受安樂之累耶。不肖中人以下之資。即時時有祝融之警。總不能進於上達。若無此一大亦未必遂流為下愚。不過適然大之。亦適然聽之而已。孟夫子之言。為豪傑進策勵之功。非凡民所得而藉口也。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與昌平州歸

吾邱兩載彼此情深。崇擢方州。非僅賢刺史為秉臬陳藩之先兆。即鶴鵠一枝亦附喬而遷。見秋水殊自喜也。祝融肆虐。身外一空。承錫羔裘。加以縞紩。見秋水較公孫之布被危叔之繡袍。見秋水殆有過焉。感何可以九月間旋省。隨司馬李年伯承辦發審。邀之捉刀。見秋水然暫也。而非久也。詎刺史為解款所稽。須至臘杪始能到任。臘望李年伯委署定州。將一束行囊。置之車上。堅解不尤。學五霸之久假不歸。使廉頗見秋水將軍。竟爾負趙。見秋水致災前盟。貧之足以累身。不禁慚顏。自亦然不得已失信之苦衷。實非盡由於已。恕我罪我。聽之君子。數行道歉。兼賀新禧。惟希朗鑒。

與王吉人

負昌平之約。而作中山之游。知我者鑒我苦衷也。衙齋寂寞。擬邀周丹文三哥。又梁章九弟。拜中山靖王之墓。登韓魏公之塔。縱目千里。懷古賦詩。舒王仲宣。見秋水倚樓之况。昨遊眾春園。撫雪浪石。坡公翰墨。洵是奇觀。惜居停已懼宜郡。却篆非遙。良朋欲散。而孑然一身。將獨往居庸關外。正不知塞上風沙。較京塵十丈為何如也。老弟暫借丰枝。獨當一面。吾道中當與又梁首屈二指焉。西風佈念。保愛不宣。

與王培元

昨晚策騎至全道。投館舍。張燈設席。問之則主之所供焉。劉舊餉晉陵令。何闢災事。而足下由州署而來。兩年未見得把晤於草黃霜白之間。對酒雄談。幾忘身在關外。可感亦可慰也。惟足下道及范刺史。昔以未識予心。致生疑竇。今則自知其昧矣。然范刺史之不能知僕。猶僕之不能知范刺史也。兩不相知。非兩有所憾也。僕讀

書未成家貧親老。不得已俯首乞衣。歛眉就食耳。况幕之不足為營。修身立品之不暇。而尚以人世之炎涼。不釋於懷。此非侮人。乃自侮耳。然依人作活者。豈竟無一二正人。砥柱其間哉。特寄數行。奉釋嘉賢之疑。並謝惠言之雅。

與秦載光

張家口昔為重地。今則中外一家。商民屯聚。關市譏而不征。然出口百里外。沙草連天。茫無涯際。但見塞馬如雲。駱駝如蟻。亦未嘗非一大觀也。二兄先生以錦繡之胸。具豪邁之氣。曾一登沙磧。擴充眼界。作萬里立功之想。否。弟初來上谷。自南口策馬至全道五十里中。層巒疊嶂。仄磴深溝。城堡環抱如甃。僅容一車兩馬。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但山雖峻而不奇。澗雖深而不潔。花果樹木亦不成林。殊無可留覽處。惟彈琴缺則潺湲流水尚有遺音。出全道則一望塵沙而已。有塞上光景。昔人詩云。關前草猶青。關後霜已白。五十里之隔。而風景頓殊。何必聽龍頭流水。始肝腸斷絕也哉。平時意興到此。索然。昔司馬長卿歷名山大川。而文益奇肆。吾輩生涯不藉文重。又何必出關作塞上曲也。幸有故人。可抒沈悶。未識何以教之。

與王吉人

居庸山之最高者。八達嶺。策騎臨之。真八荒歸一覽焉。馬上口占一絕云。絕嶺與雲齊。臨風騎馬嘶。縱觀真八達。無處不山低。今晚往全道。明日到懷。當謁蓮齋。傾斗酒。談家中近事。先錄此文。順馬遞上。作連幕之傳單。何如。呵呵。

與王培元

今夕何夕。豈非除耶。策馬至居庸關。館人燃紅燭。進綠醪。請守歲。獨酌無憚。淒清萬狀。因命僕買紙爆千餘枚。登山嶺放之一響。而萬山皆應。空中下無數霹靂聲。心脾為之一快。因思雷聞百里。足下在州署。距關五十里。當聞殷殷其雷在關之上乎。以除夕而猶作客。登雄關而放爆竹。此奇人奇地奇事也。書此文。順馬馳遞為奉。賀元旦。一鳴驚人先聲。

與孫配琪

自來關外即聞有異人。雷城捧袂正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幸得數日之聚。快聆清談。豈知三生石見秋水上。一笑緣耶。別後鄙吝復生。不能再坐春風。見秋水深以為悵。郡城外萬柳亭。臨河垂柳。濃翠如雲。清流如鏡。時有黃鸝作綿蠻之聲。弟有斗酒。藏之久矣。望足下撥冗一來。消受綠天清趣。數行佈臆。引領俟之。

與孫星木

居庸關外淹滯三年。諫不行。言不聽。而猶未去。則可耽之甚矣。茲已決意南旋。臘初買車起程。惟與知已速。違未免悵悵。明歲之冬。仍作北游。慷慨悲歌之士。總在燕南趙北之間。後會正可期耳。

與交河明府王達溪

每殷御李甫慰瞻見秋水。蕭見秋水。而且慮其賦閒。廣為說項。見秋水。感之至者。不言感矣。抵保次日。適李年伯遣使探邀。因作札辭謝。卽或復我。斷不再往。鷦鷯雖不擇棲。而荆棘叢中。未敢再為寄足。此意惟長者鑒之。

離宣化太守李年伯

車至汝水。晤丙南謝四兄。出示鈞諭。命姪徑往上谷。毋庸到保。以省旅費。垂眷愈殷。銘感愈切。冰雪長途。如登仁宇。俾寒酸五內俱春。仲春二日抵保。適盛紀何忠到。寫閱出關之期。詢悉年伯大人晉福。敷猷潭祺。增慶雙旌五馬。見秋水。到處。惟勝慰。忤何似姪。賦性迂疏。諸多未諳。蒙長者收置籠中。委以重務。坐春風者七載。廢清俸者三年。昨臘辭歸。先承訂約。今冬甫出。復荷遠歛。寒士筆畊將母。得賢主人。若此。亦終身之幸也。若欲遽萌退志。另擇新交。雖至愚極認。當不出此。惟姪才不足以驚人。言不足以動聽。見善而不知勸。見過而不能規。鹿魚魚無關輕重。三年谷上業已自愧素餐。若再覩然分襟。則負德疚心。其何能解。且關外水寒。致生脾漏。回來醫治。迄未就痊。年未四旬。而精神不振。以年伯之肆應宏通。案牘之外。百函並發。而使庸碌病軀。蝕於其間。能不苟簡遲誤。延友者何所取義。得修者更有何顏。若以主人情重。必勉力疾趨。則食少事繁。斷難長久。上有

垂白之親。下無襁褓。見秋水。之恩。以不可即死之身。而必欲徇之。真爲報則得矣。其如不孝何。羅昭諫詩云。身不許人。因母在。當亦仁人君子之心。所惻然而深諒者也。淮陰懷一飯恩。尚思酬報。豈有久侍龍門。備邀垂春而竟恝然如棄。同於負心之德。蓋其不得已之苦情。有自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此實福薄命窮之所致。感慨低徊。寸心如結。惟祈俯垂清聽。宥之格外。速延碩學。克助治煩。從此勵業日新。令聞上播。姪雖未依德座。而區區欲報之血誠。藉他人而稍慰。是則有益於年伯者非淺。昔人有薦賢自代者。此姪不敢自欺。以欺長者之愚忱也。專函佈悃。伏冀鑒原。

謝文河明府王達溪

卞和氏之璧。見秋水。楚寶也不過剖璞。則獻而別其足矣。所以知我之感。與生我並重。矧姪以燕趙庸姿。蒙長者賜以雕飾。儼同席上之珍。其爲感當何似。甯津舊友。仰荷玉成。並示主人頗知下士。必能相得益彰。所以安遠游之踪者。至周且切也。第聞甯津公三年而六易其友。豈葉公之好龍也。抑孟嘗之門。本無佳士耶。既承諱囑。當往試之。

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仲春下旬。拜奉賜函。知前肅才械已邀垂照。乃荷年伯大人不加譴責。謬愛愈殷。雒誦迴環。感慚交集。姪以機線見秋水。庸才。蒙為許可。七載承風。三年分俸。不為不久。豈有熟道不由。而反尋生路乎。惟姪毫無學問。諫不足以格。非言不足以動。聽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而顧因蔽。水無資。覲顏竊食。自為計則得矣。其如負廷友之盛德何。米翰云。豈視拙官不合時宜。遂棄去耶。又云。豈以為不足與交。防終隙耶。夫不合時宜。姪所欲改而未能者。年伯如果不合時宜。可正慶水乳之融。何肯去此而投人所忌。若不足與交。則七載登龍。依依不捨者為何。矧貧賤之士。得以上交顯者。亦深幸際遇之隆矣。此長者之垂愛過深。遂不覺設此疑詞。而姪之不敢奉命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尚祈鑒其愚忱。是所深感。

辭甯津明府劉三標

藍字見於水瀛渤海之間

軒注

即耳仁聲仁政嚮往固已久矣。而明府因交河公謬為說項。乃蒙招致至館。未旬日。騁

從即赴差所。瀕行以署務諱諱委託似有不甚放心者。知人則哲。自昔為難無足怪也。某賦性迂拘。與人落落生無傲骨。而苦乏媚容。人本清貧。而翻嫌濶富。遇事則甯方無圓。甯拙無巧。甯為衆惡而不隨私好。此心不肯自負。而尤不忍負人。故不知者以為難親。而知之者未嘗不喜與共事。即宣郡太守之所以不我遐棄者。亦深信其心之無他。而某之所以不敢復往者。實因諫不行。言不聽。未肯素餐也。頃李太守遣使致書。欲申前約。并有札致記室。囑為僱車送往。某於上谷業已辭絕。在明府或肯以一友之故。而取憾於上臺。或出於謬愛之殷。而不妨飾覆。均非吾之所得而知。亦非可以勉強。若輒生之去留。本無關乎輕重。幸勿以此介意。致費躊躇也。

答王言如

接來函以上谷主人有國士之遇。似以不復往為情薄。此在他人或可作是語。而在足下與上谷賓主半載因不合而辭者。何亦漫為此說耶。豈特足下以庸衆而獨遇僕以國士耶。夫有國士之才者。然後有國士之遇。僕何人斯。而顧以國士目之。是足下先不知何者為國士。又焉知遇之者之非國士也。貧士之處世也。亦當自行其道。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姑置之弗論矣。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田子方曰。大夫傲則失其家。吾方為上谷危也。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意非衆人所能識也。君子絕交不以惡聲。矧本母庸絕。故舍而不露。今因聞足下之言。不得不畧舉以告。在他人則并不致一詞焉。足下其審思之。

又答王言如

再誦來函。以上谷有知音之感。是有文國士之名。而必欲伸其前說者。夫知士豈易言哉。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必知我有父母。又知我貧。而後知我之感與生我並重。今之所以待暮者。不過適子之館。授子之餐。計正務之繁簡。定分俸之多寡。以虛情小惠為牢籠。以聲音笑貌為恭敬。而所為禮賢下士。忠信重祿。未之聞也。謀其身家。授其緩急。未之見也。山人墨客。星相醫卜之流。亦未嘗不游於公卿之門。承顧盼也。受贈賜

也。出而誇耀於人曰某公我知已也。人必恥而笑之。而曳裾侯門。備筆受值者。何以異於是以是為知已知已云乎哉。足下依紅泣綠。見秋水亦已久矣。何以負米他鄉。清貧如故。豈不得一人知已乎。僕才不驚人性難諧俗。一片血心。埋沒於簿書錢穀。見秋水之中。我不求知於人。人焉能知我哉。士得一知已。見秋水死可無憾。僕亦有心人。跂予望之。何日遇之。幸足下毋過責也。諸惟愛照不宣。

答聞人冠雲

久不奉元。何以雙鯉。見秋水浮來。竟藏尺素。剖而讀之。相思相憶情何摯焉。新詩十首。取薦薇盈手。朗吟數過清新俊逸。見秋水兼有其勝。直可與鮑參軍庾開府並傳。蓮花幕中。此道如棄土矣。得足下起而振之。能使吾黨生色。言字又深長於吟詠。往年居屬闕外。相與憑弔古令。流連風景。衰草寒之際。時得佳句。惜不得與足下共之。殘臘返省。尋一佳寫。各出新篇。共浮大白。作半月閒人。毋爽此約。風便佈霑。保愛不宣。

與方啟明

松竹梅為歲寒三友。而北地松竹不多見。梅更無之。惟天桃濃李。每燦爛於豐臺芍藥之間。然轉眼而成為黃土矣。增花落春殘之感。南冠而北游者。亦往往為習俗所移。貴春華而忘秋實。致歲寒之盟。與松竹梅同其寥落。殊為慨嘆。吾輩所共筆硯者。不及十人。雖性情趨向之不同。然就目前而觀。尚不得為天桃濃李爭豔於一時。而時異勢殊。初心或改。則未可知也。惟竊窺足下修竹蕭疏。虛中而外直。知不以歲時改節。而僕亦古梅冷澹。自甘寂寞。終身未識百尺喬松。亭亭獨立。不受秦封者。曾有幾士。足下盍為我言之。為他日之證也。

答秦載光

至好心交。原不必於筆札間。課疏密。而數年未見。則彼此順逆悲歡。以及游歷之所至。不得不借筆札以傳之。若又雁杳魚沉。更何處覓相思之路。米翰云。交情難盡。尺素易窮。幾為多事矣。即如足下數年往返甯城。停驂上谷。見秋水近復移硯。清和兼理柏署。因賢多裝。因勞致疾之况。若非以拙札先之。恐此時有金玉爾音。行藏莫悉。空繫相思也。矧弟與足下總角相違。邊闕重合。深情摯誼。豈與悠悠泛泛者比哉。暑退涼生。起居定多住。

勝令即世。凡日聆庭訓。成就必卓。有可觀蓮幕得喬梓。見秋水之樂。甚可羨也。宋再遊燕趙。稅駕臨津。放思鄉愁。鬱結萬縷。偶吟一律。有冤。見秋水未安魂夢痛。萱堂多病。別離百年。嗣續。見秋水懸孤客。一代書香誘後生之句。其情緒概可想見。天生吾輩既不智之又不愚之。乃予之以不愚不智之身而困之於不死不生之地。不禁擊碎唾壺。作王郎拔劍歌也。相隔匪遙。相逢匪易。何時重剪西窗燭。一詰邊關彈鉄。見秋水風思之黯然。耑此郵寄。不盡欲言。

與謝丙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昨吳橋楊明府因公來臨津道及蓮幕需賢。僕即以足下應揚公知曹邱素無虛譽。即備闢聘路費。耑人奉迓。囑僕一言為介。因思往年居庸關外。雖客游寂寞。而與足下三載連床。見水軒足消旅感。今甯吳相距半程。過從甚易。是前後居停。若轉為我兩人撮合者。此實緣遇之奇。知足下必報然喜也。數行奉佈。希即命駕。

與謝丙南

昨接李年伯札。知復起山東。仍接冀北而又念及鯀生。見秋水諄諄邀致。經一番挫折。自當改觀。而閱來札依然舊日規模。其情可感。其幕斷不可就。因婉辭却之。旋即補授泉州。又承致書相邀。情詞更切。更以僕言婉而諷之。則云鄙性如此。欲改未能。如是則欲其入而閉之也。故復辭之。嗟乎為貧而幕。猶古之為貧而仕也。抱關鑿析之中。豈無一二賢豪者。流然讀簡兮之詩。則古之不得志於時者。亦不乏人矣。庸筆生涯。何足動人觀聽。惟自愧執藝之卑而已。知足下當亦慨然。

辭保定太守顧學潮

伯樂輞。見秋水過冀北之野。而凡馬皆良。士經品題。則聲價即倍。所以知己之感。必思圖報。而後於心無憾。郡伯大人當代鴻儒。千秋金鑑。士被容接者。跨躍過於龍門。晚以疏庸。遷蒙青昧。許備藥籠。鼎言。見秋水垂詢華袞同榮。草木有心。亦知鼓舞。晚何敢自棄門牆。實緣素患脾泄。致氣體虛弱。簡僻之區。尚可貽勉繁劇之地。慮不

能勝。倘刻意求勞。自欺以欺君子。則獲愆辜情。何能自贖。且晚素性拘迂。憚於逢迎。省垣冠蓋如雲。非疏懶者。所可居。此區區之苦衷。不得不畧陳於長者之前。惟冀雲霄俯照。格外曲原而如已之感銘。諸心版尚當圖報。於異日肅函鳴咽。並申謝忱。

答趙青圃

籠鷺益魚。訪友已虛千里。駕汀鴻雲雁。懷人最是九秋天。矧知已非比泛交。而小別竟成久澗。能不撫搖落而增悲情。離羣而興歎。憶昨臨津聚首。官舍連床。雄辯則四座風生。手譚則一枰星落。飛觴月下。參差醉影如仙。聯句花間。馥郁文心似錦。豈意儼游不再。歡會難長。拋殘座上之樽。陽關三疊。隔斷夢中之路。雲樹見秋水數。重。何人索解。幾同緘口之三鎮。日相思。矣止迴腸之九對。黃花而消瘦。覽明月以低徊。所幸足下志切青雲。性耽黃卷。受鸞毫於郭璞。借鳳彩於羅含。他年鵬運定。揚激水之程。此日龍媒已擅絕塵之譽。然而寸陰宜惜。一簣須加良馬。見影而即飛。霜鷹下轄。而輒中。攀丹桂於月宮。天香染袖。探杏花於上苑。春色沾袍。顯揚之志欲酬。磨勵之功宜豫。雖悲秋宋玉。難禁陟屺之思。而奮跡陶侃。且振摩天之翼。若僕學昧蹲鵠。才同芥駘。笑豕蹢之皆白。歎魚尾之將頽。郭隗陳臺空悲駿骨。見秋水燕王舊里。徒望黃金敝李子之黑貂。見秋水羞言刺股彈。馮驩之長欷。恥欲蒙頭。魏徵山前。望白雲而腸枯寸寸。仲宣樓上。對紅樹而淚迸雙雙。已矣哉四十無聞。奈之何百年輕擲。雖萬斛不足量愁。即十載未能載恨。乃遠承錦念。惠我瑤章。庶信清新之句。字字含情。徐陵悱惻之詞。言寄怨。擊碎唾壺。頑憂並集。澆空酒盞。感慨交深。爰裁尺素。以綠情。且託雙鯉。而廣意。開緘把讀。無非新舊啼痕。掩袂長思。却是故人心血。知越石中宵起舞。不俟聞雞。而相如半道題橋。終當乘馳。惟祈努力。跂予望之。

與方啟明

臨津簡僻之區。正堪藏拙。見秋水居停。停見秋水。俗聲日著。有海陽之擢。彼都為水東劇地。旗民交錯。案牘繁多。非微才所能獨理。足下明練精純。刑名老手。王履平聞善度支。敢代居停。仰摹同事。討論而修飾之。已成美觀。